

女叛徒

謝冰瑩著



上海國際書局出版

女 叛 徒

謝 冰 瑩 著

上 海 國 際 書 局 出 版

目 次

第一章 幼年時代.....	1
我的家庭.....	3
黃金的兒童時代.....	5
採茶女.....	6
紡紗的姑娘.....	7
痛苦的第一聲.....	8
第二章 求學時代	10
近視眼先生	10
未成功的自殺	11
小學時代的生活	13
開始與小說發生關係	14
教會學校	15
中學時代的生活	18
第三章 從軍時代	21
被開除了	22
入伍	25
紀律	27
出發	28
戰爭	29
夜間行軍	30
解散的前夜	33
第四章 家庭監獄	35

被母親關起來了 ..	35
慘痛的惡耗	43
第五章 逃奔	44
第一次逃奔	45
第二次逃奔	47
第三次逃奔	49
第四次逃奔	50
第六章 飄流	58
小學教員	60
第七章 饑餓與戀愛	64
北平	68
回到南邊	74
母親和女兒	75
『小兵』	77

第一章

幼年時代

新秋的氣候，似乎比夏天還炎熱，晚間雖有微微風從破紙窗裏吹來，但我被祖母抱在懷中滿身都是汗，白天被母親用棍條打過的皮膚上，現着一條條的血痕，在銀白色的月光底下的臉是慘白的。

忽然間，她由抽噎而放聲大哭了。

『小乖，我的寶貝，你再不要哭了，哭醒了母親，她又會來打你的。』祖母輕輕地拍着。

『我……我不怕打，她爲什麼不打死我呢？』我的話說得很大，好像故意要使母親知道似的；然而睡在隔壁的母親，終於忍着氣沒有做聲。

『寶寶，你以後不要淘氣了。你娘爲你不知受過多少苦。記一記吧，你把銅錢吞在喉管，不能吐出，又不能嚥下，整整的一天，你像斷了氣的孩子，眼睛翻白，口裏滾流，你母親急得爬過了二十里的高山去請水師（醫生），她在別人面前像瘋了似的磕着頭說：「只要有人救出我的孩子，他要我的命，都可犧牲。」後來銅錢吞在肚裏了，她又怕銅吸出了血，於你的生命有妨礙，又特地着人到寶慶去買了幾十斤茨菇來給你吃，而且每次檢查你的大便，看銅錢有否出來。又有一次你爲了去弄屋樑上的燕子窠，從樓上掉下來，臉摔破了，氣也斷了，全身冰冷，完全失掉了知覺，你母親急得眼淚雙流，趕快一面請水師，一面跪在菩薩面前求靈水：「神啊，我的鳳寶寶如果有災難，就降給我吧，一切我來替代她，祇要保佑她康健，活潑，以我的生命去換取她一切的災難吧！」這幾件事，你總還記得吧？』

我停止了哭，靜靜地聽着祖母說着關於我的故事。

『唉！我的心肝！』她長嘆了一聲，又繼續着說：『你的確太淘氣了，不知是什麼變的。你娘自從懷了你的第一個月起，無論吃了什麼東西，都要嘔吐，即使喝一口水，吃一顆豆子也要吐出來。每天頭昏腹痛，到了最後的二三個月，她幾乎苦痛得要想自殺，但一想到還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要她撫養時，又祇得轉了生的念頭。』

『這是她的生命關頭，你要出世了！兩天前，她就叫着肚子痛，不能起床；不要說吃飯，就連水也不能進口，在床上痛得打了二天滾，你的頭忽然從裏面出現了，我以爲小孩立刻就會下來，懷着滿腔的希望，眼睛睜地等着接生，誰知候了一天一夜，長滿了黑髮的頭還在原地方。你娘的精神，早已不能支持了，你的父親又不在家，我一個人守着她，一步也不敢離開，更沒有什麼辦法可想；後來好容易託六祖母請了接生婆來。唉！提起接生婆真氣死人，以前你娘生了四個孩子，都沒有請過接生婆，而且每次均不過半個時辰（一小時）就下來了，誰知道這次生你經過一天一晚還是生不下，接生婆看了只是搖頭：

『「沒有希望了，你們還是早點預備後事吧。」』

『這樣的話，她居然也說出來了，六祖母堅決要接生婆將孩子弄出來，她說：「無論如何要救出大人；犧牲小孩，是毫無關係的。」』

『我那時急得全無主張了，倒是你母親還清醒，她淒咽地對我說：「媽，你趕快替我在南嶽聖帝面前許炷香吧！如果生的是個男孩，他滿了十六歲就去還香；要是個女孩，她二十歲時，我親自帶她去還。」』

『於是我聽了她的話，就跪在南嶽聖帝面前許了「血香。」果然快到天亮的時候，哇的一聲，你就落地了。你盆的聲音特別洪大，滿院子的人幾乎都給你驚醒了！你的眼睛像燈籠一樣的亮晶晶。眼珠轉動得特別快，一雙小拳頭和兩條腿動個不停；六祖母嘆息着說：「可惜是個千金，

要是男孩，一定會做大官的，你看這一對大而活溜溜的眼睛。」

『你母親很不高興地回答她：「兒子和女兒，都是一樣的。」』

『由此你可知道你的母親，雖爲你吃了不少苦，可是仍然痛愛你的，寶寶，以後再不要使她難過了，你要體貼你娘的辛苦和慈愛呀！』

祖母生怕我睡着了，其實我很清楚，腦筋裏一面演映着母親難產時的慘狀，一面深深地刻着白天母親第一次拚命鞭打我的情形。我懷疑剛才祖母敘述六祖母的話，也許就是她自己說的，不過爲了祖母太愛我，也就不和她算賬了。

我的家庭

父親是祖母的獨生子，他生長在一個極窮困的僱農家中，祖母常常告訴我們關於她嫁給祖父的故事。『我的娘家雖然很窮，可是來到你家就更現得窮了，不但沒有飯吃，簡直連碗都找不出兩個來。

『這話怎麼講呢？』當我最初聽到時，總是這樣問她。

『待我慢慢地告訴你吧，你祖父共五兄弟，你祖父行二，當曾祖父臨死時，每個兒子分一升米，一條凳，一隻碗，這就是他的遺產。你祖父不是也只能分到一只碗嗎？那麼我來了怎麼辦呢？』

『去買一個來呀！』

『是的，因爲你祖父是個忠厚而努力工作的農夫，因此他每替人家做工，主人都待他很好；他賺了錢，不但可以買碗，而且他將每年的工錢慢慢地積起來，後來就娶了我。我來到這裏之後，每天替人家洗衣服，做苦工，也可賺得一點米，慢慢地自己可以買套耕具了，再向人家借一點買了一條牛，於是我們就租了幾畝田來耕。唉！說到耕田，我就記起你的父親了。他那時還只有七八歲，可是特

別愛讀書，每天放牛時，總是偷偷地帶了本書藏在懷裏。到了野外，他就坐下來看書，不管牛走到了什麼地方，或者吃掉人家的麥子，青菜，豆子等。有一次牛失蹤了，他嚇得一天不敢回家，哭得死去活來；第二天鄰居替他找到了，你祖父問他為什麼這樣粗心，他回答說因看書忘記了牛。從此，你祖父知道這孩子不是個牧牛郎，生來就是個書呆子，於是就允許送他讀書。只要他努力，將來還可送他去考狀元。

『你父親聽了這句話，簡直喜得發狂！他整天整夜的讀書，沒有月亮的晚上，就用松枝點着看，有時連手指都燒枯了，皮也燒掉了，他還是不知道。辛卯年赴省會考，沒有衣服穿，就拿我的破衣穿在裏面，另給他做了一件新的罩在上面，你祖父替他挑擔，店舖裏都把他當做僕人不理你祖父，後來你父親中了舉人，誰也沒想到這位挑夫，就是舉人的爸爸，哈哈！』

母親沒有兄弟，只有二個妹妹，她的個性特別強，她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女性。家事全由她處理。十六歲嫁給父親後，便在謝鐸山大出風頭，她是個絕頂聰明，而又富有辦事幹幹。她的腦筋不用說是充滿了三從四德，男尊女卑的觀念，重視舊禮教，勝於看重自己的生命。她不論在家庭，在社會，她完全處在支配階級的地位。鄉村裏的大小大小，幾乎都要聽從她的話，地方上的公產也由她保管，爲的是她不揩油，熱心公益事業；村政上更是少不了她，一件什麼事情發生了，鄉長會議解決不了的，只要請她去說幾句，便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她生來就具有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堅強能幹的性格，因此誰都害怕她，服從她。這麼一來，她便不但在地方上成了霸王，就是對待兒女，也像君主對待奴隸一般，需要絕對服從她的命令，聽她的指揮。有一次大哥爲了帶了

他的妻，到離我家五百里的益陽去組織小家庭，事前沒有得到母親的同意，她立刻把大哥找回來罰他在地上跪着，頭上頂着一大脚盆水，如果稍爲動一動，水倒了下來，母親就要打他的屁股；以後經許多人勸解，才將脚盆取了下來。

又有一次，二哥爲了要和他的兇惡的，毫沒有感情的小脚老婆離婚，母親拍着桌子大聲罵道：『你這東西，讀了書回來做這種沒廉恥，無道德的事，難道真的不顧祖宗的面子嗎？你要離婚，先殺了我再說！在我沒有死以前，絕對不許有這種丟臉面的事發生。』二哥知道母親的個性太強，如果離婚，就要犧牲她的性命，因此只好忍着苦痛，一直到吐血死了爲止，他還是孤零零地沒有和第二個女性結合過。

至於姐姐更是如小羔羊一般馴良，在母親面前，連話都不敢大聲的。十八歲嫁給一個姓梁的，受盡了丈夫和翁姑的虐待，可是她回到家來，總是故意說她的丈夫如何待她好；她知道假若不這樣，母親反要罵她不會侍候丈夫的。好幾次遇着她在廁所裏流淚，或者晚上從夢中哭醒來。

三哥也是服從父母之命的，可是他比二哥強，有時雖然也會和母親吵起來，但他要做的事，總有方法感動父母使他們不能反對。

至於我呢？太慚愧了，我完全是個叛逆的孩子！

黃金的兒童時代

我是母親最小的孩子，姐姐比我大十歲，她在我剛滿八歲的那年就出嫁了。三個哥哥有二個隨着父親上縣城裏讀書去了，大哥已經做了教師，他們一年回來二次，寒假和暑假是我們團圓的時候。母親每年冬天都要準備許多乾扁，臘肉，等他們回來吃。我很羨慕他們那種做客似的生

涯，每次接到父親和哥哥們那天回家來的信時，母親總有一兩晚快活得不能睡覺。

她煮好了飯菜等着，替我換了一件乾淨的衣服，並且每次都這樣說：『乖乖，不要弄髒了，爸爸回來了會買糖給你吃，哥哥還要給你許多玩意兒呢。』

從縣裏到我的家裏有九十里路程，要爬過兩座高山，父親坐着轎子，還僱了一個挑夫，二哥和三哥總是穿着短衣和草鞋跑路，像個挑煤炭的孩子，走得氣喘喘地。

從下午五點鐘起，母親就牽着我的手站在門口盼望了，一直要到暮色蒼茫的時候，才看見遠遠地有頂轎子跑來。

『乖，你爸爸回來了！』母親連忙走同去準備開水泡茶，我同小黑狗賽跑似的走到半里遠的地方去迎接。

『爸爸，糖呢？』

我像小猴子上樹似的兩隻小手抱緊了父親的頸項，小黑狗也在搖着尾巴向父親撲來，二哥用棍子打牠，父親連忙說着：『不打牠，不打牠，牠像寶寶一樣歡迎我們呢。』於是連挑夫也笑起來了，只有我咬着嘴不做聲，我不高興父親把我當做小狗看待。

晚間在巨大的煤油燈下父親教哥哥讀古文，教我吟詩，母親和嫂嫂紡着紗，父親的吟詩聲常常和紡車聲打成一片，合奏着一種令人沉醉的音樂。

採茶女

母親因為我太不聽話了，白天總是在外邊玩，不肯規規矩矩地坐在家裏，她就給我一件苦工做；每天吃了早飯就到茶園裏去採茶。

從我家到茶園有二里多路，中飯是用小籃子盛着，着人送去的，我和嫂嫂還有許多採茶女，都要黃昏時候才能回家。

我沒有採茶的經驗，常把一根一根的枝弄斷了，嫂嫂急得跳起來說：『妹妹，你還是去捉你的蝴蝶吧，不要弄壞了茶樹，母親知道了，又會罵你的。』

『不，我一定要採，難道你生來就會採的嗎？還不是學來的。』

她是最拙嘴的人，常常被我說得沒有話可答，這回她又失敗了。

與其說我在採茶，不如說採花還來得恰當。每次回家時，我的小籃子裏老是裝滿了花，當經過一座五丈多長的石橋時，我就將花丟在橋下讓水流送到洞庭湖裏去，還要囑咐牠一聲：

『花呀，你流到龍王那裏去吧，美麗的公主，正要等着做新娘了呢。』

紡紗的姑娘

秋風吹來了丹桂的幽香，月姐放出清明的光輝，星星在天邊閃爍，孩子們在坪裏和影子賽跑，捉迷藏。我呢？八歲的小姑娘，已經開始做大人的工作了。

和我一同在月下紡紗的，除了嫂嫂而外，還有二個外房的姑母和鄰居的箴姑娘。

凡是生長在我鄉的女孩，到了七八歲的時候便要教給她紡紗，績麻，做針線。貧苦的替別人紡，每斤的工價是二百文，紡得最快的，每天最多紡四兩，普通的二兩，三兩。平均起來，一天只賺得三四個銅板。

我是替自己紡紗沒有一定的限制，母親說：『只要你紡得多，自己家裏種的棉花，如果還不夠供給你時，就到藍田市去買些來。』

『不，我不高興紡，我穿不了這多布呢。』我對媽媽說。

『不是你現在穿的，是準備你的嫁奩，只要你發憤多紡，將來拾二十箱衣服到婆家去。多麼闊氣呀！』

痛苦的第一聲

媽媽從外面聽來了些關於我的閒言。說我這大年紀還不裹足，將來婆家一定不肯要的。而且八歲的姑娘，常常和男孩子在一塊做泥菩薩，拋石子，當司令，也太不成體統了。她們說，古時的規矩，男女四歲不同席，我母親是讀了書的女子，為什麼連這一點規矩都不懂呀？

當媽媽要我做一雙小尖頭紅鞋掛在觀世音菩薩的香爐上時，我不懂得是什麼一回事。

『寶寶，今天要替你裹足了，你來拜觀世音菩薩吧，神會保佑你裹得小的，像神的一樣。』

媽媽手裏點着香，燒着紙錠，只等我去下跪了。

我站得遠遠地望着她不敢走攏去，兩顆巨大的淚珠，突然掉了下來，我的心開始嘗到害怕和苦痛的滋味了。我說：『媽，我不裹足的。』

『快來，快來，菩薩保佑你！』她過來把我拖去跪在地上。

『媽，裹腳太痛了，我不能走路的，你不要害我吧。』我又帶着恐怖的哭聲哀求她。

『裹腳是愛你，不裹腳才真是害你呢。你想想大腳姑娘怎麼嫁得出呢？』

母親一面說，一面用口哈着在觀音菩薩那裏討來的所謂『仙水』噴在腳上，還散了些紅灰在腳趾縫裏，我這時便大哭大鬧起來。『媽，痛死了，我甯可永世不嫁，不願意裹腳呀！』

『你這小東西，還沒裹就叫起痛來，偏要給你裹緊一下看。』

從此，我每天只能坐在火爐邊紡紗，或者在堂屋裏慢

慢地散散步，我像帶了腳鐐一般的不能走動，再也看不見美麗的花草和活潑的魚蝦了。

花朝節的那一天，母親趁着我熟睡的時候，在我的兩耳上鑽了兩個孔，我從夢裏痛醒來時，她已吊上兩根紅絲線了。

『好，現在你的三件大事，我已做了二件了。』母親很高興地對我說。原來她認為替女兒做的三件大事是：

(一)裹足

(二)穿耳

(三)出嫁

『是的，還有一件殺我的工作沒有做。』

我這樣氣憤憤地回答她，害得她又大罵了一頓。

第二章

求學時代

我的故鄉是個交通不便，風氣閉塞的農村。起伏着的山巒環繞整個的鄉村，由資江流域發源出來的一條小河，終年不息地流着，溪水更是潺潺地奏着美妙的歌曲，一到春天，打開窗子，就可望到蔚藍的天，蔥翠的山，美麗的花草，在天空裏翱翔着的小鳥兒，的確，這是個山清水秀的鄉村，令人陶醉的仙境。

在這兒住着二百多人家，男人的職業除了耕種外，大多數是挖煤，這是中國的產煤地，是世界有名的。

挖煤的人，不分晝夜地過着『四脚爬』的黑炭生活，他們不但皮膚被炭染黑了，連鼻孔內，耳朵裏，嘴裏，甚至吐出來的痰都是黑的，因此紳士階級，老是瞧不起他們，罵他們爲『黑肚子』。

近視眼先生

我在五歲的時候，就開始識字。父親是一個舊文學家（著書三十餘種），他每年寒暑假自學校歸來時，就教我讀詩，其實我那時有很多字不認識，至於理解語句的意義，更談不到，我只知道像跟祖母唱月光光一般地學着父親的腔調吟詩。

八歲的時候，那本隨園女弟子詩和唐詩三百首我背得一半了。此後一天天我認的字數增加起來，母親總是教我讀些教女遺規，烈女傳，女兒經之類。奇怪，我不明白爲什麼每次母親教我，我總感覺枯燥無味的，我不喜歡讀這類的書。

我開始要求母親送我進私塾，她說女孩子是不要進學校的，只要多認識幾個字，多瞭解幾個貞婦烈女的故事，會記帳，會看契約便得了。原來她是希望我將來做個好的管家婆的，但當我十歲的那年，終於因了我好幾次的請求

，她允許我進了那個私塾。

先生是個近視眼，他教書時，完全將臉部貼在書本上，有時字小一點的，像論語，孟子之類，他簡直連鼻子都被書壓扁了。最使人感到討厭的，是他滴在書本上的鼻涕和口水。每個學生的書，都被他弄髒了，有時他看得過意不下去了，也間或用自己的衣袖揩去，並表示歉意，但學生沒有一個原諒他的，大家替他取了個綽號叫做髒瞎子。

他的床就擺在我們的教室裏，一床黑被窩從來沒有看見他鋪過。常常有一股臭得令人作嘔的臭氣。他的身上也有一股臭氣，我們只敢背面說着他一世沒有洗過澡的話，等到見了他的面，就嚇得不敢做聲了。

我比誰都要討厭近視眼先生，因為普通女孩子的習慣，的確要比男孩子好潔淨，他們的書上常常塗些墨漬，而我是用白紙包好了書面，裏面除了先生點的紅筆外，什麼污點都沒有的，但是每次當他點書給我讀時，十回總有九回滴了口水或者鼻涕在上面的。

『先生，你把鼻子醫好了再來教我書好嗎？』有次我居然敢這樣說他。

『什麼？你說什麼？』他抬起頭來大吼了一聲，嚇得我幾乎從凳子上跌了下來，同學們都望着我哈哈大笑。

未成功的自殺

冬天，接到大哥自長沙寫給母親的信，裏面有幾句話是關於我的：『鳳妹天資異人，深堪造就，明春可送其赴大同女校求學，以爲將來考女子師範之準備。近年來女禁開放，學校林立，吾家素以書香傳世，諒慈母不以妹爲女而見拒也。』

我感謝大哥，我真不懂那時他何以待我這樣好。我的前途有光明的希望了！我快活，我簡直一夜未曾合眼，我只想早點過了年就去大同女校。『到了那裏我更要努力讀

書，我要讀比哥哥他們還多的書。』我時時這樣夢想着。

這時父親和二哥三哥都沒有回來，姐姐帶着孩子在家，整天哭喪着臉，爲的是想要僱一個奶媽而母親堅持不許。

『媽，我明年春天一定要到大同女校去讀書。』一天晚上，母親在爐邊紡紗，姐姐抱着孩子在喂奶，我讀一冊書後忽然想起大哥的信來這樣誠懇地對母親說。

『還想讀什麼書？女孩子讀了像你這多的書，已經很夠了。你又不是男人，要讀那麼多書幹什麼？』她完全沒有把我的話放在心頭。

『大哥不是來信要送我去大同女校嗎？』我的聲音仍是很溫柔的。

『他懂得什麼？女孩子是娘管的，你明年要開始繡花了，腳也沒有裹小，將來嫁到婆家去，人家一定說做娘的沒教訓。』

『媽，我要讀書，我不是和哥哥他們一樣的人嗎？』

『笑話！一樣的人！他們讀了書可以做官賺錢，你是女孩子，只能做個賢妻良母，侍奉翁姑，管理家產，試想想你讀了書有什麼用處？』

從此以後，我不敢提到我的讀書問題了。我知道母親是講不清的，惟有等待父親回來，也許有希望。

經過父親和祖母的婉勸，要母親送我再讀一年，她却誓死不肯。後來又經過姐姐，嫂嫂，姨母們的請求，她仍然不答應。當我知道再沒有希望的時候，於是便下了自殺的決心。

在鄉村，我所知道的自殺方法，只有下面幾種：

(一)吊頸，(二)投河，(三)吃火柴，(四)吃鴉片煙，(五)吞戒子，(六)用刺刀刺破喉管。

小孩究竟是小孩，想自殺而又怕痛，真是有些滑稽！我那時天天計劃着用什麼方法去自殺，結果是：

第一，我想起了那次看到畚畚嫂吊頸死時，舌頭吐出來的慘狀太可怕了，因此不敢。

第二投河的，肚子會被水脹得像鼓一般地大，而且會給男人脫出衣服把水抽出來，我不願意這樣做。（可憐那時我的腦子裏已中了封建社會的毒！）

第三火柴的氣味太難聞了。

第四沒有方法買到鴉片烟。

第五沒有戒指！即使有，我也不敢吞，因為我還沒有忘記那次吞下一個銅錢的痛苦。

第六假使刺不死而痛得要命，或者又被他們救活，那豈不糟糕嗎？最後決定不吃飯躺在床上餓死。

睡了兩整天了，家裏的人都以為我害病，母親連忙請醫生來看。『沒有病』，醫生說，原來他就是那位近視眼先生。

姐姐看我整天不吃一點東西，祇是流着淚，好幾次跑來床前安慰我。

『好妹妹，你告訴我吧，有什麼事我一定替你辦到。』

『什麼人都辦不到。』

『告訴我什麼事情。』

『我……我……要……讀書。』

母親像知道我為了要讀書不吃飯似的故意不睬我，使我的自殺之心更加堅決。『母親是最愛女兒的，為什麼我快到死的地步了，她也不答應我的要求呢？』我開始對母愛懷疑了。

到了第三天，母親見我如此固執，就答應了我的要求，不過要在二年之後送我去讀書，她說在這兩年中要考察我的脾氣，假若變好了就允許，否則，還是要將我早點嫁出去。

就在這一線的曙光中，救出我弱小的生命。

小學時代的生活